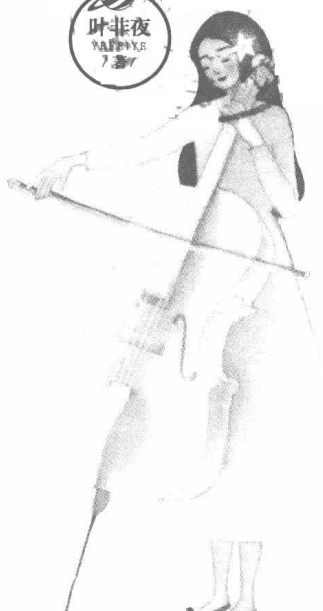




有些爱  
一开始  
就是终点

# 亿万星辰 不及你 2

# 亿万星辰 不及你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亿万星辰不及你. 2 / 叶非夜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594-1791-6

I. ①亿…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6197号

书 名	亿万星辰不及你. 2
作 者	叶非夜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肖云梦
封面 绘 图	李淡淡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59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791-6
定 价	36.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她没想过给他可能 / 001

第二章 他从没学会怎样去爱 / 028

第三章 在她不要的世界里 /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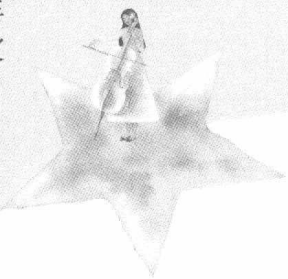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如果回到过去 / 093

第五章 愿意和我并肩作战吗 / 125



# 目录

CONTENTS



第六章 她注定一生都要亏欠 / 153

第七章 原来，是心动啊 / 204

第八章 今生只有一次 / 237

第九章 她喜欢上他了 / 271

第十章 他护的人，谁敢有意见？ / 297



贺季晨的声调，不高不低，只是在说“又”字的时候，咬得格外阴狠。那就像是一道惊雷，炸在了所有人的心窝。

又？

难道……千歌以前也对付过季忆？

所有人的心头，都泛起了疑惑。

兴许是面前的男人气场过于强大，千歌吓得抖了抖唇，只是喊了一声“贺导”，后面就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了。

贺季晨眉骨之间，隐隐有暴戾之气浮动，他的视线越发冷了，威胁的口吻不容置喙：“上次，你为了把她踢出剧组，对着林正益诽谤她的时候，我已经警告过你，那是最后一次，没想到你居然不知悔改地又对她玩阴的！”

贺季晨在剧组里一向话不多，即使演员哪里拍得不好，他也只是让副导演来做沟通。

细想下来，这似乎是进入剧组以来，他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千歌听得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男人哪里是想多说话，他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她一直以来都不想让季忆留在《三千痴》的剧组里！

更或者，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怀疑衣服的事情和她有关，所以他才大费周章地又是报警又是喊自己的私人律师唬服装助理，为的就是让她在众目睽睽下说出真相，然后他才好说后面的话。

所以，贺季晨的出发点，不单单是为了给季忆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他想顺着季忆的这次事情，推波助澜地毁了她在整个剧组，乃至整个娱乐圈好不

容易维持出来的形象！

千歌到底是在娱乐圈里混迹了多年，即使刚刚被贺季晨吓到了，可等她回过神来，还是很快就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开始为自己辩解：“贺导，你不能听她这么一说，就认定事情是我做的！上次我是和季忆有点小矛盾，但我根本就没有记在心底，再说我是女一号，她是女二号，我有什么好针对打压她的？”

千歌怕自己的话，不具说服力，也怕周围的人不相信自己，她停顿了一下，视线就落在了不远处的服装助理身上：“贺导，我觉得这件事，你有必要认真地查一查，衣服都是服装助理管的，凭什么她说我的助理碰过，我的助理就一定碰过？说不定是她和别人联手，反过来陷害我，难不成我就要吃这个哑巴亏？”

服装助理本以为自己已经撇清了关系，可以自保了，没想到千歌将矛头又对准了自己，她怕极了，想都没想就开了口：“不是这样的，我没陷害千歌姐，是千歌姐的人找的我……”

服装助理越解释，越觉得自己口中的话，太过于苍白无力，远远没有千歌那样一针见血。

她知道自己有过错，可她更怕自己担主要责任，毕竟季忆的伤口那样触目惊心，说不定真的会被判刑。

人在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的永远都是自己。

不管曾经，她是怎样保证自己绝对会守口如瓶的，可此时此刻，为了自己，服装助理却不管不顾地全盘托出：“……千歌姐的人，不单单找过我，还找过别人，她不止对季忆做过这一件事！”

“季忆上次拍戏，衣服破了洞，就是千歌姐的人做的，还有季忆那次拉肚子，也是千歌姐的人给了化妆师药，让她放在季忆的矿泉水瓶里……”服装助理的声音有些大，旁边站着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就仿佛是听到了小说里的情节一般，个个目瞪口呆。

“……还有，季忆每次去厕所，总会有几个人跑出来抢占洗手间，害她没办法上厕所……”

随着服装助理爆料得越来越多，贺季晨脸上的神情越来越低沉，到了最后，仿佛都能滴出水来。

千歌眼底浮现出一抹慌乱，可开口的声音依旧气势逼人：“梁雯雯，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服装助理吓得身体哆嗦了一下，却没有要停的意思，还在说：“……不单单是这些，就连季忆的盒饭，也总会出现稀奇古怪的意外，据我所知，季忆进

入剧组到现在，可能一顿盒饭都没吃过……”

从千歌开口狡辩到服装助理为自己辩解，自始至终站在一旁没有出声的贺季晨，听到这里突然开了口，声音煞气十足，他口中的话，不是对着千歌说的，也不是对着服装助理说的，而是对着副导演说的：“警察呢？到了吗？还有律师，律师还要多久？！”

听到这话，服装助理更慌张了。她生怕贺季晨不相信自己，以为她是最大的元凶，把她送去警局里，便开始找证据给贺季晨看：“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是撒谎的，贺总，您要是不信，我可以告诉您千歌姐的人，都究竟收买了谁，我现在就可以指给您……”

服装助理说着，就真的伸出手，开始在一群工作人员里找，她点了第一个人，又去点第二个人，眼看着被她指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嘈杂，不少不知情的工作人员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原来季忆前阵子拍戏的时候，之所以状况不断，是因为千歌啊。”

“真是没想到，千歌居然会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事情！”

“对啊，还影后，还一姐呢，我看是踩着有潜力的新人才稳住的，实际上没什么实力吧……”

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大，话也说得越来越不客气，千歌开始站立不住了。她看服装助理还在那里指人，眼底闪过一道冷光，忽地抬起脚，朝着服装助理的方向准备冲过来。

可她还没来得及动，她的经纪人忽然伸出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制止了她的举动。

千歌蹙眉，不解地转头看了一眼经纪人。

经纪人冲着她幅度很轻地摇了摇头，然后就放开了她的胳膊，抬起脚，往前迈了一步：“不用找警察查了，直接把我带走吧，因为整个剧组里对季忆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安排的，和千歌无关，她毫不知情！”

不能再和服装助理争了，她显然是吓破了胆，倒戈了，再争下去，只会让千歌更难堪。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剧组里的人，又不是傻子，都已经看出来是千歌在打压季忆。

虽然那块刀片究竟是怎么来的，没人知道，但是千歌的形象已经毁了，不能再惹上官司了，到时候闹到网上，千歌只会损失更重。

这个时候，总是要有人站出来承担后果的，而那个人，只能是她，不能是千歌。



想到这里，千歌的经纪人继续说道：“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季忆对千歌的威胁很大，我不想让她有出头之日，所以想着把她逼离剧组，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我名下的艺人……”

“我接受起诉，也接受警察的调查！”

如千歌经纪人所说的那样，在场的谁都不是傻子，她此刻虽把话说得很好，完全替千歌撇清了关系，但谁都明白，经纪人和艺人是一体的，这些事情，不可能和千歌没关系，只不过是紧急公关的一种方式而已。

其他人都能看明白的事情，贺季晨心底更清楚。

只是，千歌的经纪人已经主动承认并且担下了所有，再咄咄逼人追问真相，不但没任何意义，也闹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一想到就这样让千歌躲过一劫，贺季晨盯着千歌的眼神，变得越发凌厉尖锐。

有那么一瞬，千歌以为贺季晨随时会冲上来，甩自己几个耳光，她吓得心脏跳个不停，双腿都不受控制地微抖了起来。

就在她吓得快要瘫软在地时，贺季晨神态冷然地收回了视线，直接冲着一旁的副导演语气要多低冷就有多低冷地丢了句“警察和律师来了，你负责处理下后续的事情”，然后就转身，冲着宫殿的门口走去。

在贺季晨踏上通往宫殿的第一个台阶时，他看见了面色苍白的季忆，正捂着腰间，靠在宫殿门前。

她受了伤，不在里面躺着，怎么出来了？

贺季晨眉心轻蹙了蹙，脚下的步子，不禁加快了许多。

……

季忆在程未晚拿走拍戏的衣服时，心底惊了一下。

她受了这么重的伤，好戏才刚开头，都还没继续往下唱呢，衣服如果被程未晚直接处理掉了，那她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就在季忆想着，怎么将衣服拿回来时，她看到程未晚卷衣服的动作停了下来，随后就将衣服摊开，在里面翻找了起来。

她知道，程未晚肯定是察觉到了异样……

她本以为程未晚会直接跟自己说，没想到，程未晚低着头看了一会儿衣服，然后就迈步离开了宫殿。

她在宫殿里，看不到外面的场景，但她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目的究竟有没有达成，便强忍着腰间的疼，扶着床边站起身，慢慢地蹭到了门口。

她亲眼看到贺季晨将衣服摔到服装助理脚边，也亲耳听见他说将自己律师

请来给她打官司，更将他在服装助理招出是千歌的人动过她衣服后，一步一步走向千歌的画面，尽收眼底。

其实千歌的错愕，季忆是可以理解的，千歌是对衣服动了手脚，可她并没有放刀片。

因为，刀片是季忆自己亲手放进去的。

只可惜，不会有人想到是她自己陷害了自己……

季忆明白自己这样的所作所为，很傻，可她没办法，她无权无势，要想在这个剧组里保全自己，让自己以后的日子不要那么难混，要想狠狠地还击千歌，她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

因为，只有她受了伤，剧组才会重视她的事，到时候，就算是剧组没有人处理，她也有个噱头可以将这件事扩大化，请警察插手。

只是她没想到，贺季晨在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直截了当地帮她处理了。

甚至，他还跟千歌说，当初在千歌对着林正益诽谤她的时候，他已经警告过千歌了？

千歌什么时候诽谤了她，她怎么不知道这件事？而他，居然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维护了她……

季忆的神思，一下子变得混乱无比，以至于贺季晨走到了她的跟前，她都没察觉到。

贺季晨还没完全从千歌经纪人义无反顾站出来替千歌顶罪的憋屈中走出来，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让自己不要将刚刚那些负面情绪带到季忆面前，可当他站在女孩的面前，看到她本就纤瘦的身体比之前还要瘦弱时，他的耳边顿时就响起刚刚服装助理说的那些话。

他还以为她是刚入剧组，因为起早贪黑拍摄累的，原来不是……

他之所以放下第一学府那么荣耀的光环，不惜和贺家闹得不和，执意来北城当导演，不过就是为了离她更近一些，离她的梦想更近一些，好护她周全、护她安好。

可，她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居然还受了这么多委屈……

说不出的自责，瞬间淹没了贺季晨的全身，让他本就窝藏在心底的那团火燃烧得更旺盛了，以至于他冲着季忆开口的语气，都夹杂着丝丝暴戾：“为什么不告诉我？”

季忆被贺季晨的低吼声，吓得浑身一哆嗦，整个人忽地清醒了过来。

她下意识地仰起头，望向了贺季晨。

男子的脸色依旧阴沉低冷，他嘴角绷得紧紧的，眉骨之间还隐隐有着怒气在跳动。

只是一眼，季忆就被贺季晨这副模样吓得垂下眼帘。

贺季晨看女孩没说话，体内的怒气还在横冲直撞着，急需一个发泄口，就又开了口，语气还是刚刚那样的盛气凌人：“我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当我是摆设吗？有人欺……”

贺季晨忽地噤了声。

他本想接着说，有人欺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可话到嘴边，他才想到，他和她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而她的性格，倔强无比。四年前，他因为吃醋，口不择言地说了让她以后都不要出现在他面前的话，她就真的没再出现过了……

所以，她怎么可能会来找他呢？

就算是她在剧组里受了天大的气，她宁可去找一个陌生人帮忙，都不一定会来找他的……

季忆被贺季晨莫名其妙的话，质问得有些不解，她微皱着眉心，等了片刻，见男子说了一半停下来后就再也没声了，便疑惑地抬起头，悄悄地往贺季晨脸上偷瞄了两眼。

贺季晨察觉到了她的视线，轻而易举地逮住了她的目光。

季忆本能地低下了头。

贺季晨却被她这道眼神唤回了神思，他压下刚刚想的那些心事，盯着比自己大半个头的女孩毛茸茸的头顶看了片刻，动了动唇，想要问她“伤口疼得厉不厉害，要不要他抱她回酒店”，可组织好的话语到了嘴边，从来都没跟女孩温声细语说过话的他，怎么都张不开这个口。

贺季晨尝试了好几次，最后只是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伤”字，音量极低，他自己都听不大清楚。

贺季晨懊恼地撇开了头，在心底狠狠地骂了自己几句不争气，然后，他就忽地伸出手，抓住了季忆的胳膊。

季忆一惊，嘴里刚发出一个“贺”字，整个人就跌入了贺季晨的怀抱中，她的身子一僵，下一秒双脚就腾空离地了。等她反应过来时，她已被贺季晨打横抱在了怀中。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贺季晨。

他目视着正前方，冷着一张面孔，在剧组一群人错愕地注视下，抱着她，踩着台阶，一步一步平稳地走了下来，走到了车旁。

拉开车门，贺季晨将季忆放进去，然后绕过车头，上了车，没理会车外愣神的一群人，直接踩了油门，转着方向盘离开了。

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季忆转头看了一眼贺季晨，男子的脸色并没有好转的迹象，目不斜视地盯着正前方道路的眼底，泛着不悦的光。

季忆迟疑了一下，还是小声地冲着贺季晨说了声：“谢谢。”

贺季晨的眉眼，明显地动了动，可他却没开口回她的话。

季忆便没再说话，车内又陷入了一片无声中。

抵达酒店门口，贺季晨率先下了车，他绕过车头，走到季忆这边时，门童已经帮季忆拉开了车门。

季忆伸出的脚，还没着地，贺季晨就弯身，又抱起了她。

季忆指尖一颤，有些不自然地轻声开口：“我、我可以自己走……”

贺季晨仿佛没听见她的话一般，大步流星地穿过酒店大堂，进了电梯。

一直到贺季晨在季忆的房门前停下，季忆心头才迟钝地闪过一丝疑惑，整个剧组的人都住在这个酒店里，这种小事都是场务安排的，贺季晨这样地位的人是不会过目大家住在哪个房间的，可他问都没问她，就轻车熟路地找到了她的房间……

所以说，贺季晨早就知道她住在这里，而且，他或许还来过她的房门前？

他不是一向讨厌又嫌弃她吗？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关注她？就像是刚刚在片场，他看她受了伤，那么焦急而又失控的反应……

季忆的思绪，又被贺季晨带得飘远了，没听见男人问的那声：“房卡呢？”

贺季晨看女孩怔怔地盯着房门上的房间号，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又开口问了一遍“房卡呢”，见她依旧没反应，他索性就伸出手，在她包里翻找了起来。

他的动作，惊醒了季忆，她这才急忙从包的侧面袋子里，掏出了房卡。

比起贺季晨住的套房，季忆的房间小得可怜，贺季晨皱了皱眉，进入房间，将季忆放在了床上。

他先侧头，看了一眼季忆的腰间，隔着衣服，没看到血迹，这才放心地起身，去给季忆倒水。

垃圾桶恰好就放在水吧台旁，贺季晨倒了一杯水，端着刚准备折回季忆身边，就瞄见垃圾桶里面有很多带血的纸巾。

血量不多，有些纸巾还揉成了团……

贺季晨心底一颤，下一秒，就抬头冲着季忆问：“还有哪里受了伤？”

贺季晨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季忆被他问得一愣：“什么？”

贺季晨冲着垃圾桶挑了挑眉：“这里怎么那么多血？”

季忆这才恍然大悟过来，急忙解释：“是鼻血，这几天有点上火，流鼻血了。”

贺季晨握着水杯的指尖，忽地收紧了一些力道。

在剧组里，他不是没有关注她，更或者说，他时不时地都会去留意她一眼。拍戏是个很苦很累的过程，很多演员拍完，第一时间就是喝水，一开始她进入剧组时，也是这样的，可大概在半个月前，她就很少喝水了。

他还纳闷，她怎么不喝水？直到今天，他听了服装助理的话，才明白了一切。

她不是不喝水，而是不敢喝，之前她的水被动过手脚，从而影响了拍摄，剧组里很多人都没给她好脸色看，她是怕还有第二次，所以谨慎起见，干脆不喝水了，才导致现在上了火，还流鼻血……

在开车回酒店的路上，那些好不容易被他压下去的火气，现在又重新翻滚了出来。

他气千歌，但更气自己。

她人都在他贺季晨的身边了，他怎么还让她受了这么多委屈？

季忆看贺季晨问了自己两句话后，端着水杯站在原处像是一尊雕像一般动也不动了，像是在想着什么一样，入了神。

季忆等了会儿，看他还是迟迟没有回神的迹象，便刻意提高声调清了清嗓音。

贺季晨被惊扰得抬了一下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才端着水杯走到了床边。

季忆接过水杯，抬起头冲贺季晨轻声说“谢谢”时，无意之间接触到了男子的眼睛，从他的眼底看到了一丝若有似无的怒意。

他这是在生气？谁惹着他了？

亲眼看过很多次贺季晨发火场面的季忆，整个人顿时谨慎起来，生怕贺季晨的火气，下一秒会殃及到自己身上。

男子冷着一张脸，站在床边，没走开。

直到她喝光了杯中的水，他才伸出手，抽走了她指尖的水杯。

他将杯子放回水吧台时，看到一旁地上，堆放着两箱泡面。

其中一箱还没拆封，另外一箱里面只剩了两盒。

服装助理说她进入剧组以来，都没吃过剧组准备的盒饭……亏得他知道她喜欢吃什么，还特意吩咐场务订饭的时候，多准备些她喜欢吃的菜……敢情她

每天都在吃泡面？

贺季晨气得指尖下意识地握紧，他忘记了手中还端着水杯，就这硬生生地将玻璃杯捏裂了。

玻璃碎片扎入了他的掌心，他却像是没察觉一般，眉眼的怒意翻滚得越来越强烈了。

季忆听见声音，下意识地转头望来，在看到贺季晨手上滴滴答答流着的血时，她猛地从床上坐起了身，一不小心牵扯到了腰间的伤口，她疼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过了一小会儿，才出声喊了他：“贺导……”

听见她的声音，贺季晨的身体震了一下，没回头，眼睛继续盯着那两箱泡面一眨不眨地看着。

他就像是看到了多气人的画面一般，拳头越攥越紧，指尖的血也滴得越来越多。

他背对着她，她虽看不到他的神情，但从他微微耸动的肩膀，能感觉到此刻的他到底有多气愤。

季忆吓得屏住了呼吸，她盯着他淌血的手看了一小会儿，便想掀开被子，下床去看看他。却见他忽然扬起手，将掌心里的玻璃碎片，往一旁的垃圾桶里狠狠地一甩，看都没回头看她一眼，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她的房间。

他像是在找什么宣泄口一般，关门的动作霸道有力，门被甩得“砰”的一声。

季忆被关门声响震得全身颤了颤，然后整个人就保持着即将下床的动作，定在了床上。

画面仿佛定格一般，房间里维持了许久的安静，季忆才缓缓地躺回了床上。

她盯着天花板，心底越发不解了。

贺季晨是怎么了？她也没招惹他啊，明明在车上的时候，他脸色好转了很多，怎么一进她房间，就莫名其妙又动了怒？

季忆越想，越觉得贺季晨这人性格古怪。

以前高中的时候，怎么就没发现他有这么阴晴不定的一面？

拍戏本就累，腰间又受了伤，绞尽脑汁地想了许久，也没想明白贺季晨究竟是因为什么生气，季忆索性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入了眠。

伤口一直在隐隐作痛，季忆睡得并不踏实，时不时会醒来一下。

她也不清楚自己这般似睡非睡地躺了多久，直到听到房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季忆坐起身，问了句：“谁呀？”

没人回应。

季忆潜意识里以为是刚刚怒气腾腾离开的贺季晨折了回来，她没再说话，掀开被子，捂着伤口，下了床，然后步子很缓慢地走到了门前。

开门，季忆抬头，看到站在门口手中拎着大包小包补品的千歌，她的眉眼立刻冷了下来：“你来做什么？”

千歌冲着季忆粲然地笑了笑，没说话，直接擦过季忆的身边，不请自来地进了季忆的房间。

受了伤的季忆，总不能将千歌扯出去，索性便靠在门旁的墙壁上，看千歌究竟要做点什么。

一进房间，千歌脸上的笑容顿时消散得一干二净，她将手中的东西往地上一丢，才趾高气扬地冲着季忆回了话：“你以为我稀罕来你这个破地方，总归我手下的人伤了你，我怎么也要来做做样子，装成十分抱歉的姿态来看看你。”

“看我是假，企图挽回你的形象是真吧？”季忆垂眸勾了勾唇，绽放了一抹轻笑，随后就想到刚刚在片场，千歌最难堪的时候，替她站出来的经纪人，顿时就掀起眼皮，好整以暇地冲着千歌问，“是你经纪人让你来的吧？”

千歌嘴角一抿，还没说话，季忆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她忍不住又扬起了唇，语气很轻缓地说：“你身边的人，带脑子的，是不是只有你经纪人一个？”

这是在变相地骂她没脑子？

千歌气得眼底泛了红：“季忆，你说话注意点！”

注意？

季忆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她让自己说话注意点，那她呢？这些年来，说话，做事，又何曾注意过？

千歌来她房间，看她是假，挽回自己形象是真，最终的目的是想要给她添堵吧？

从进入剧组到现在，千歌一直都在给她气受，忍了那么久，也算是忍够了，她倒是要让千歌看看，今天究竟是谁给谁添堵！

季忆想着，就慢慢悠悠地又开了口：“哦，对了，我忘记问你了，你的经纪人被警察带走，拘留了多少天？”

这无疑是千歌此时最恼火的痛楚！

可她就是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如季忆所想的那样，这话刚说出口，千歌就气得咬牙切齿起来，她只说了一个“你——”字，就顿了下来，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往下说了。

比起千歌吃瘪发怒的模样，季忆的眉眼染了浅浅的笑，她望了千歌一眼，然后就漫不经心地低下了头，一边不走心地抠着自己的指甲，一边又语气舒缓地出了声：“想想也真是可惜啊，你身边唯一有脑子的人进了公安局……”

“季忆，你给我闭嘴！”千歌彻底黑了脸。

忽略掉她气急败坏的警告，季忆笑得越发灿烂放肆，甚至嘴里的声音，也更加悠扬悦耳：“……损失这么严重也就算了，还没保住自己的形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季忆！你少在这里对我冷嘲热讽！”人在气急的时候，总喜欢拿软肋攻击对方，千歌也不例外，更何况，她对季忆的过去了如指掌，攻击起来，毫不留情，“说起来赔了夫人又折兵，谁也比不过你，不是吗？高三那一年，你明明喜欢的是贺余光，却爬上了贺季晨的床。贺季晨睡了你不要你就算了，你还因他怀孕，手术时险些丧命！你说，贺季晨都那么对你了，你居然还能百般讨好他，跟他进同一剧组，你当年不单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多年后你还犯贱！”

随着千歌的话，季忆嘴角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收敛了起来。

那是她心底最沉重的痛，这些年来，她自己都不敢去触碰的痛，可千歌居然拿着她的痛处来攻击她！

季忆的眼底，慢慢地冷了下去，她猛地转头，打断了千歌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就从我的房间里滚出去！”

“滚？我偏不！”千歌说着，就坐在了季忆的床边，跷起了腿，嘴里的话越发变本加厉，“老实说，季忆，你该不会是拿着当初你的第一次，跟贺季晨谈条件，得到这次女二号的角色吧？”

千歌第二次提起当年的往事，季忆神情越发冷凝了，她微眯了眯眼睛，眼底有一抹凌厉一闪而过：“千歌，你站在我面前，这么没完没了的，就不怕惹恼了我，再次惹上官司吗？”

千歌一时半会儿没明白季忆话里藏着的深意，一脸不屑地笑了笑，发出了一道“嘁”的声调。

季忆嘴角泛起了一抹冷笑：“说你没脑子，你还真是有够没脑子的！不过，千歌……”

说到这里，她刻意顿了顿，随后才慢条斯理地继续说，“……如果真要是下次，没了你的经纪人，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你被警察带走了？”

“啧啧啧……”仿佛那一幕真的发生了一般，季忆嘴里发出了几道幸灾乐祸的声调，“……想想那画面，就觉得劲爆，到时候，网上肯定会闹得沸沸扬扬，



那个时候的你，肯定会比现在人气高很多哦……”

“季忆，你才被警察抓……”随着这话从千歌的嘴里吐出，她的脑海里，瞬间掠过那块刀片，她嘴里的话，忽地停了下来。

她明明没有让人放刀片，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手下的人为了替自己出气，擅自做的决定，她还想着回头去问一问。

她从没想过，那块刀片会和季忆有关，毕竟她并不觉得，有人会拿着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可季忆说，再惹上官司，还说她没脑子……

想到这里，千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她噌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那块刀片，是你自己放的，对不对？”

“还不算太笨，值得表扬！”季忆望着千歌，脸上挂满了嘲讽的夸赞。

所以，她这是被季忆设计了？

千歌胸膛里顿时堆满了火焰，仿佛随时都能爆炸一般，她瞪着季忆气急败坏地出了声：“你居然放刀片嫁祸我，我现在就去警局，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说着，千歌就迈步，冲着房间门口奔来。

季忆像是听到多么可笑的笑话一般，忽地轻笑出声，她等到千歌走到自己面前时，才不紧不慢地出声：“你有证据吗？”

千歌忽地停下了脚步。

“就凭着你这一两句话，警察会信你吗？那衣服，你的人动过手脚，上面留了指纹，而我穿过那件衣服，有我的指纹很正常。你就这么跑去警局，说是我自己放的刀片，不但没人信你，说不定别人还会觉得，你是恼羞成怒，在诬陷我！”

季忆就是要让千歌知道，刀片是自己放的，她被自己设计了，好让她体会被冤枉的痛苦！

如季忆所想的那样，千歌在听完自己的话后，表情变得异常扭曲，她的手用力地攥成了拳头，气得浑身都发起了抖！

看着这样的千歌，季忆的心底泛起了丝丝痛快，她冷眼看着千歌，开口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凌厉无比：“我早就告诉过你，四年前的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四年后的你，依旧会是我的手下败将！是你不听，执意要跟我斗！”

“今日之事，只是一个开始，现在你失去的是经纪人，将来你失去的会是你的荣耀、你的地位、你的前程，还有你的公司！”

“你我之间的这场仗必打无疑！就算是有朝一日，你放过了我，我也不会放过你！”